

董妃哀册

顺治十七年八月壬寅，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。

呜呼！内治虚实，赞襄失助，永言淑德，摧痛无穷。惟后制行纯备，足垂范后世，顾壶议邃密，非朕为表着，曷由知之？是用汇其平生懿行，次之为状。

后董氏，满洲人也，父内大臣鄂硕，以积勋封至伯，歿赠侯爵，谥刚毅。后幼，颖慧过人。及长，娴女工，修谨自锡，进止有序，有母仪之度，姻党称之。年十八，以德选入掖廷，婉静循礼，声誉日闻。为圣皇太后所嘉与。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，立为贤妃。九月，复进秩册为皇贵妃。后性孝敬，知大体，其于上下，能谦抑惠爱，不以贵自矜。事皇太后，奉养甚至，伺颜色如子女，左右趋走，无正异女侍。皇太后良安之，自非后在侧，不乐也。朕时因事幸南苑，及适他所，皇太后或少违豫，以后在，定省承欢若朕躬，朕用少释虑治外务。即皇太后亦曰：后事我讵异帝耶？故凡出入必偕。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，后以疾弗从，皇太后则曰：若独不能强起一往，以慰我心乎？因再四勉之，盖曰不忍去后如此。其事朕如父，事今后亦如母。晨夕候兴居，视饮食，服御曲体罔不悉。即朕返蹕晏，后必迎问寒暑，或意少乱，则曰：陛下归且晚，体得无倦耶？趣令具餐，躬进之。居恒设食，未尝不敬奉勉食，至饫乃已。或命之共餐，即又曰：陛下厚念妾幸甚，然孰若与诸大臣，使得奉上色笑，以沾宠慧乎？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。朕值庆典，举数觞，后必频教诫侍者：若善待上，寢室无过燠。已复中夜感感人起曰：渠宁足恃耶？更趋朕寢所伺候，心始安，然后退。朕每省封事，抵夜分，后未尝不侍侧。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报者，朕寓目已置之，后辄曰：此讵非几务，陛下遽置之耶？朕曰：无庸，故事耳。后复谏曰：此虽奉行成法，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，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？陛下奈何忽之？祖宗贻业良重，即身虽劳，恐未可已也。及朕令后同阅，即复起谢曰：妾闻妇无外事，岂敢敢以女子于国政？惟陛下裁察，固辞不可。

一日朕览廷谏疏至应决者，握笔犹豫未忍下，后起问曰：是疏安所云，致轸陛下心乃尔？朕谕之曰：此秋决，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，即置法矣。后闻之泣下曰：诸辟皆愚无知，岂非陛下一一亲谏者？妾度陛下心，即亲谏尤以不得情是惧，矧但所司审滤，岂竟无冤耶？陛下宜敬慎，求可衿宥者全活之，以称好生之仁耳。自是于刑曹爰书，朕一经详览竟，后必勉朕再阅，曰：民命至重，死不可复生，陛下幸留意参稽之，不然，彼将奚赖耶？且每曰：古其失入，毋宁失出。以宽大谏朕如朕心。故重辟获全大狱未减者甚众，或有更令复谏

者，亦多出后规劝之力。

嗟夫！朕日御万机，藉后内助，故得安意徐理，今复何恃耶？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？诸大臣有偶于罪戾者，朕或不乐，后询其故，谏曰：斯事良非妾所敢预，然以妾愚，谓诸大臣即有过，皆为国事，非其身谋，陛下曷霁威详察，以服其心？否则诸大臣不服，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？呜呼！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后，岂可多得哉？后尝因朕免视朝，请曰：妾未谙朝仪何若？朕谕以祇南面受群臣拜舞耳，非听政也。后进曰：陛下以非听政，故罢视朝。然群臣舍是日，容更获覲天颜耶？愿陛下毋以倦勤罢。于是因后语频视朝。

后每当朕日讲后，必询所讲，且曰：幸为妾言之，朕与言章句大义，后辄喜。间有遗忘不能悉，后辄谏曰：妾闻圣贤之道，备于载籍，陛下服膺默识之，始有裨政治，否则讲习奚益焉？朕有时搜狩亲骑射，后必谏曰：陛下藉祖宗鸿业，讲武事，安不忘战，甚善。然马足安足恃？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，妾深为陛下危之。盖后之深识远虑，所关者切，故值朕骑或偶蹶，辄忪然于色也。

后自入宫掖数年，行己谦和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，即至朕保母往来，晋接以礼，亦无敢慢。其御诸嫔媵，宽仁下逮。曾乏纤芥忌嫉意，善则奏称之，有过则隐之不以闻。予朕所悦，后以抚恤如子，虽饮食之微，有甘毳者，必使均尝之，意乃适。宫闱眷属，小大无异视，长者媪呼之，少者姊视之；不以非礼加人，亦不少有诤诟，故凡见者蔑不欢悦，蔼然相亲。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，必为拜请曰：此曹愚蠢，安知上意？陛下幸毋怒！是琐琐者，亦有微长，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？且冥行干戾，臧获之常也。更委曲引喻，俟朕意解乃止。后天性慈惠，凡朕所赐赆，必推施群下，无所惜。封皇贵妃有年，乃绝无储蓄。崩逝后，诸合殓具，皆皇太后所预治者，视他宫侍亦无少差别，均被赐予，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，至欲身俭者数人。

初，后父病故，闻讣哀怛。朕慰之，收泪对曰：妾岂敢过悲，庶陛下忧？所以痛者，悼答鞠育恩耳。今既亡，妾衷愈安。何者？妾父情性夙愚，不达大道，有女获侍至尊，荣宠已极，恐自谓复何惧，所行或不韪，每用优念。今幸以时终，荷陛下恩，恤礼至备，妾复何痛哉？因遂辍哀。

后复有兄之丧，时后属疾，未使闻。后谓朕曰：妾兄其死矣，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，今久不至，可知也。朕以后疾，故仍不语实，慰安之。后曰：妾兄心矜傲，在外所行，多不以理。恃妾，母家恣要胁，容有之，审尔，讵止辱妾名，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，致不肖者肆行罔忌。故夙夜优惧，寝食未敢宁。今幸无他故歿，足矣。妾安用悲为？

先是后于丁酉冬生荣亲。

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，朕或加譴让，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。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，翻然悔曰：古贤后身本无愆，尚待罪若彼。我往曾申辩，殊违恪顺之道。嗣即有宜辩者，但引咎自责而已，后之恭谨迁善如此。

后性至节俭，衣饰绝去华采，即簪珥之属，不用金玉，惟以骨角者充饰。所诵《四书》及《易》已卒业，习书未久，天资敏慧，遂精书法。后素不信佛，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，且为解《心经》奥义。由是崇敬三宝，栖心禅学，参究‘一口气不来，向何处安身立命’语。每见朕即举之，朕笑而不答。后以久抱疾，参究未能纯一。后又举前语，朕一语答之，遂有省。自婴疾后，但凭几倚榻，曾未偃卧。及疾渐，犹究前说，不废提持。故崩时言动不乱，端坐呼佛号噓气而化。颜貌安整，俨如平时。呜呼！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。

先是后初病时，恒月：皇太后眷吾极笃，脱不幸病终不瘳，皇太后必深哀戚，吾何以当之？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，后必对曰：今日少安。

一日朕偶值之，问曰：若今疾已笃，何以云安也？后曰：恶可以妾病遣皇太后忧？我死乃可闻之耳。洎疾甚弥留，朕即令皇后诸妃嫔眷属环视之。后曰：吾体殊委顿，殆将不起。顾此中澄定，亦无所苦，独念以卑微之身，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，不及酬万一。妾歿后，陛下圣明，必念爱祖宗大业。且皇太后在上，或不至过恻，然亦宜节哀自爱。惟皇太后慈衷肫切，必深伤悼，奈何？思及此，妾即死，心亦弗安耳。既复谓朕曰：妾亡，意诸王等且必皆致赙。妾一身所用几何？陛下诚念妾，与其虚靡无用，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。复嘱左右曰：我逝后，束体者甚毋以华美。皇上崇俭约，如用诸珍丽物，违上意，亦非我素也。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，殊有利益耳。故今殓具，朕重逆后意，概以俭素，更以赙二万馀金施诸贫乏，皆从后意也。

凡人之美，多初终易辙。后病阅三岁，虽容瘁身羸。仍时勉谓无伤，诸事尤备，礼无少懈，后先一也。事今后克尽谦敬，以母称之。今后亦视后如娣。十四年冬，住南苑，皇太后圣体违和，后朝夕奉侍，废寝食，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，旋宫者再。今后曾无一语奉询，亦未曾遣使问候，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。谕令群议之。然未今后知也。后后闻之，长跪顿首固请曰：陛下之责皇后是也。然妾度皇后斯何时，有不憔悴忧念者耶？特以一时未及思，故失询问耳。陛下若遽废皇后，妾必不敢生。陛下幸垂察皇后心，俾妾仍视息世间，即万无废皇后也。

前岁，今后寝病濒危，朕躬身为扶持供养。今后宫中侍御，尚得乘间少休，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，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谈以解之。及离侧出寝门，即悲泣曰：上委我候视，倘疾终不痊，奈何？凡后事咸躬为葺治，略无倦容。今年春

，永寿宫始有疾。后亦躬视扶持，三昼夜忘寝兴。其所以殷殷慰解悲忧，预为治备，皆如待后者。后所制衣物，今犹在也。悼妃毙时，后哭之曰：韶年入宫，胡不于上久效力，遂遽夭丧耶！悲哀甚切，逾于伦等。其爱念他妃嫔，举此类也。

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：与存无用之躯，孰若存此贤淑，克承上意者耶？吾辈曷不先后逝耶？今虽存，于上奚益耶？追思夙好，感怀旧泽，皆绝荤诵经，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。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，安王女一人于宫中，朝夕鞠抚，慈爱不啻所生。兹三公主擗踊哀毁，人不忍闻见。宫中庶务，曩皆擗经理，尽心检核罔不当，虽未晋后名，实后职也，第以今后在，故不及正位耳。

自后崩后，内政丛集，待命于朕，用是愈念后，悲感不能自止。因叹朕伉俪之缘，殊为不偶。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，亦极巧慧，乃处心不端，且嫉甚。见貌少妍者，即曾恶欲置之死。虽朕举动，靡不猜防，朕故别居，不与接见。且朕素慕简朴，废后则癖嗜奢侈，凡诸服御，莫不以珠玉倚绣缀饰，无益暴殄，少不知惜。尝善时，有一器非金者，辄怫然不悦。废后之行若是，朕含忍久之，郁慊成疾。皇太后见朕容渐瘁，良悉所由，谕朕裁酌，故朕承慈命废之。及废，宫中人无一念之者。则废后所行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。

今后秉心淳朴，顾又乏长才。洎得后才德皆备，足毗内政，谐朕志，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妇道。皇太后爱其贤，若获环宝，朕怀亦得舒，夙疾良已。故后崩，皇太后哀痛曰：吾子之嘉耦，即吾女也。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，兹后长往矣！孰能如后事我耶？孰有能顺朕意者耶？即有语，孰与语耶？孰与筹耶？欲慰勉朕，即又曰：吾哀已释矣，帝其毋过伤，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。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恸，谕曰：若辈勿深哀，曷少自慰？乃一时未有应者。皇太后泫然泪下，朕曰：若皆无心者乎，胡竟无一语耶？盖追惜后耦淑德，为诸人所难及，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，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。抑朕反复思后，所关之重，更有不忍言，而又不能自止者。皇太后雅性修洁，虽寻常起居细节，亦必肃然，不肯苟且。如朕为皇太后亲子，凡孝养之事，于理更有何忌？但以朕乃男子，故当有引嫌不能亲及者。故惟恃后敬爱，能体皇太后，即皇太后千秋万岁后，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。今一朝崩逝，后脱遇此，朕可一一预及之乎？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。念至于兹，朕五中摧痛，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。后持躬谨恪，翼赞内治，殫竭心力，无微不饬，于诸务孜孜焉罔弗周详，且虑父兄之有不幸，故忧劳成疾。上则皇太后慈怀轸恻，今后悲悼逾常。下则六宫号慕，天下臣民，莫不感痛。惟朕一人，抚今追昔，虽不言哀，哀自至矣。呜呼！是皆后实行，一辞无所增饰，非以后崩逝，故过于轸惜为虚语。后美素着，笔不胜书。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，特撮其大略状之，俾懿德昭垂，族

怀亦用少展云尔。